

夕阳覆盖山川

程琼莲



山村新雨后 苗青 摄

母亲身后的木窗里镶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春天。从我这个视线望过去，恰好就能看到那被木窗裁剪的一角原野与山脉。原野上开满粉黄色的油菜花，麦子绿油油。更远的山间，紫色红色的紫鹃将一座庄严的山脉装扮得像个新嫁娘，有溪水蜿蜒而下，是这幅壮阔山水的留白。除了春天，又有哪个季节有这样热烈的一颗诗心呢？

然而春天在我眼里是伤感的，姹紫嫣红开遍只是一个具象的春，而它内延所指向的是深刻的寂寂的荒芜。或者一如生命吧，欣欣向荣，却总有衰老的一天。

虽然我不愿提到“衰老”这个词，却无法回避母亲的衰老。母亲显得很疲惫，她努力睁开松弛的眼皮，昏暗的眼神看我时有些游移不定。

母亲依然在讲述。每次回来母亲都是以这种方式向我缅怀她的青春。在母亲千篇一律的讲述里，我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我想母亲如此热爱叙述，是抵御寂寞，抗拒衰老，抑或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吧。就像作家晚年总爱写个回忆录，如此才不枉虚度此生。我对母亲枯燥的讲述满怀宽容也是现在的事。在父母还相对年轻而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衰老，以为衰老都是别人的事；也不愿听母亲的絮叨，那些碎片的话语总是让我过耳即忘。直到父亲逝世，母亲陷于日复一日的讲述，而我也人到中年日益体验到身心无力的时候，我才惊惧地发现原来衰老一直都是与生命相伴相随的。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成了一名合格的听众，我心怀感恩聆听教诲一般倾听着母亲那些古老的故事，无一例外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父亲与母亲。

我也曾将母亲碎片的话语记下，试图变成铅字，如此方能不辜负母亲年复一年的讲述，但却总也描叙不好那业已离我远去的故事。在我这篇失败的小说里，我把父亲和母亲的遇见设置在一个春天，在我的认识里，春天总是会发生一些相遇，甜蜜芬芳的，却又是忧伤无力的，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一段渺小的爱情是该有多无力。

母亲经常凝视着我发呆，半晌喃喃说，你父亲年轻时候就是你那样的脸。我背地里去照镜子，镜子里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张面孔，眼睛、嘴、鼻子？我想在其中找到父亲的痕迹。我去堂轩前的案桌上看父亲的照片，父亲在那个方框子里盯着我，父亲的眼神无悲无喜，让人捉摸不透，那时父亲病已重，他是否已经对自己不多的日子了然于胸？我又去父亲睡过的小房间，如今已然成了一个杂物间，潮湿的地面起了霉斑，一些古老破旧的什物灰扑扑蹲守在那里，今日的阳光照射不到它们的

过去式里。

我同样回不去。如此我只能徒然地寻找，妄图找到一些父亲的蛛丝马迹，比如一架铁犁耙，一把锄头，一只火炉，我抚摸着那些被父亲的汗水浸透双手擦亮过的农具，试着去感受是否还残余父亲的体温。但往往，一切又恍惚起来。过去的存在毕竟已为时间所稀释，而我们都是时间的囚徒。

我知道母亲也在寻找，于是母亲常常凝视着我，以为看到的是父亲年轻时的脸庞。

看着沉浸在往事里的母亲，一个问题横亘在心头：究竟是什么时候母亲变得如此老迈？其实这让我讲不好。时间在一个人脸上刻痕总是细微的，细微到你无法用肉眼探寻；却又是坚决的，坚决到残酷的程度。随着母亲的讲述，母亲嘴边两道深深的括号一般的纹愈加深刻，概括出她辛劳的一生。不错，即便平凡如母亲，她的一生也是一本厚重的书籍，是值得她一再讲述的。但母亲的样子使我觉得胸腔有什么尖锐在硌着我，事实上我只是在沉默。我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

母亲的故事真漫长啊，因为那是母亲的一生；母亲的故事又是那么短暂，一个人的一生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而语言的徒劳无功又使母亲每次向我复述的这些故事显得贫瘠而苍白，就像她干枯灰暗的脸庞，就像日益衰败的故乡。是的，和母亲同样衰老的是这个养我育我的村庄，它已然成了一座孤村。我相信村庄也是有生命的，它年轻过，辉煌过，但时代的浪潮终究抛弃了它，它的新的主人们同样抛弃了它。它成了那个遥远的年代的缩影，落后、贫穷、甚或愚昧——如果以这个聪明的年代聪明的人群作为参照。那么，和村庄血脉相连的母亲那代人，是否也意味着被抛弃的命运？我不敢想。然而，其实，和母亲同时代的老人已经不多了。

不会互联网，不会读书，不会通讯，思维还停留在那个传统的年代，行事准则依然固守旧法，如同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古人。可这是个讽古拜金的年代，母亲又如何知道。母亲这代人无疑遭

遇当下大多数人的不以为然。这个年代最不缺的是聪明与智商，缺乏的是敬畏与善意。

村子里又走了一位老人，前几天她还拉着我的手和我说话来着。母亲结束了她的回忆，回到了眼下。说着这些的她竭力想显得平静些，却没法掩饰她的激动。我在脑海搜索那位老人的面容，只有一团模糊的影像，像黑白胶卷上黑色的人影。我离家太久了，每次回来又是匆匆道别，短暂的时间里除了努力做一位母亲面前尽职的听众，我无暇关注更多。我记不起这是母亲第几次告诉我此类的事情。而每次母亲说起这些，我都装作很淡然。死亡是那样强大，强大到我只能装作不知道，不知道母亲的同龄人甚至小些的许多老人都走了的事实。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深入，于是提议：去菜园看看吧。

母亲戴上一顶草帽，挽上一个竹篮，我们一同向菜园走去。

留在这个破败小村里的人越发少了，寂静的山湾里只有鸟儿的叽喳声，风声，以及蜜蜂采蜜的嗡嗡声。偶有一二农人在地里采茶，他们都住在离这较远的地方，那里相对热闹与繁华些。而更多菜地则荒芜着，这意味着它的主人已经抛弃了它们举家迁走。故园是个凋敝的词啊，哪怕眼前万紫千红，依然掩盖不了它深重的寂寞。连眼下这个春天都是寂寞的。花儿寂寞地开，风儿懒洋洋地吹，连浮云都一动不动。

母亲的菜园里菜并不多，且瘦。青菜起了薹，莴笋还很幼嫩，深紫色叶片满是皱褶，并且每一处皱褶里仿佛还滚动着晶莹的露珠。我一人吃不了许多，也就只种了一点点。母亲说。想到高龄的母亲辛苦地挖地、施肥，我有些难受。母亲一直吃素，单独开伙。吃着粗茶淡饭的母亲身体尚康健，但却消瘦。但母亲是执拗的，信奉佛教的她坚信善恶有报，来世轮回。她不愿杀生，坚持不沾荤腥，在自己朴素良善的信念里过着清苦自守的日子。

母亲此时正蹲下身来，去掐一根绿色的菜薹。母亲的手粗糙、苍老，青筋毕露，而她手里拽着的这

根菜薹则鲜嫩水灵，闪耀出生命葱笼与茂盛的光泽。然而生命终将有枯萎的时候啊！这个念头横亘在我心里，突兀而嶙峋，让我产生焦躁的感觉。

看着面前颜色单调的菜地，我想起小时候的菜园，深红翠绿，五彩斑斓，可以入画。茄子身着紫色长袍、黄瓜爱穿碧绿外衣、番茄红得耀眼，辣椒提着小小的绿灯笼、红灯笼。那时的父亲还是个浑身充满力量的中年人。父亲挖地喜欢将地掏出极深的坑，然后将杂草全埋进去，以新鲜泥土覆盖。这样翻过的地土质肥厚，有利于菜蔬的生长。那时大哥也就二十岁左右吧，一担可以挑起两百来斤。大哥往地里运肥，蒲扇般的脚板拍得脚下的大地“噼啪”作响。

母亲种庄稼也是把好手。操劳一辈子农活的母亲过去是有力气的，那时的母亲走路一阵风，做事风风火火。如同母亲总在缅怀她的过往，我同样很怀念母亲的黄金岁月。那时候我是个不谙事的儿童，穿着破衣烂衫，在父母的护佑下，却是大地上最快乐的稚子。

但是我的年龄与母亲的年龄成正比，我们之间隔着三十多年的岁月长河，无法泅渡，我长大也就意味着母亲的衰老。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这不是我幼时想要的生活。那时候我盼望着长大，却并未知晓长大的结果是母亲的衰老。可这又哪里是我能左右的。

母亲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变成这样老迈的呢？我问自己。没有答案。时间之手是细微却坚决的，它一点点将人改变，它将充满力量的父亲带走，同时让母亲也变得日渐苍老。可我分明记得那年，母亲还能为我的孩子做手工布鞋。母亲一贯粗心，但这次母亲却想得周到。母亲为我的孩子做了从小到大的好几双鞋子。这些大的留着妞妞以后穿。母亲当时这样对我说。仍然记得当时的我看着那几双大鞋子，然后再看看女儿娇小玲珑如柔嫩花瓣的小脚丫，不禁失笑。那得需要多久才能穿得上这么大的鞋子。我心里嘀咕着。

现在女儿已经穿上了最大的那双鞋，女儿的个头都赶上我了。母亲果真看不见穿针引线，眼神一天比一天昏花。我不由佩服当初母亲的预见，也为这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而黯然神伤。

母亲站在村口送我，她单薄的影子无奈而懦弱。日光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灰色的影子也有股沉沉暮气。母亲的身后，一轮硕大的夕阳覆盖了山川。

